

叙利亚母女作家高麦尔和丽娜

陈 杰

在当代叙利亚文坛,有一对引人注目的母女作家,母亲高麦尔·凯拉尼是继库利特·胡莉之后的叙利亚文学家,名气很大,享誉整个阿拉伯世界,女儿丽娜·凯拉尼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。本文就对这两位作家作一介绍,以飨读者。

1932年高麦尔出生在大马士革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里,自幼就对这座古城怀有一种特别的依恋之情,这从她以后的作品中可见一斑。1953年,高麦尔获阿拉伯语言文学学士学位,翌年获教育学学士学位,取得了任教资格,从此踏入教育界,为培养阿拉伯文学人才工作。

高麦尔的一生历经坎坷,尝尽了酸甜苦辣。小时候亦即二战后,以种植为主的凯拉尼家庭靠变卖财产维持生计,生活颇为艰难。高麦尔后与一位军官结婚,两个人的日子开始过得还可以,但有了女儿丽娜后,家庭发生婚变,她与丈夫分手,从此独自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,直到现在。生活中的曲折与遭遇不仅锻炼了她的意志,磨练了她的性格,使她变得更加坚强,而且也增长了她的阅历,丰富了她的创作。

高麦尔10岁时便能吟诗作对,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。50年代初,她在大学读书时,曾试着在一些杂志、报刊上发表文章和短评,结果取得了成功。但是,她真正开始文学创作却是在执教之后。她对艺术创作非常认真,从不勉强自己写东西。她认为,写作不是吃饭,也不是她的职业,不必天天都写,强求自己每年出书。要写,必须有感而发,而决不是无病呻吟。有人对此评论说:“创作是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……她生来就抓着笔,该写的时候便写,不该写的时候就不写”。

高麦尔曾参与很多机构的创建,如叙利亚妇女联合会、叙利亚新闻工作者协会、叙利亚作家协会等。目前,她是叙作协执委会中唯一的女委员,《外国文学》杂志主编。她说:“这些工作也许能弥补家庭的不幸给自己带来的精神痛苦……”

高麦尔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,中篇小说有

《在马格里布的日子》(1964年)、《樱桃园》(1977年)、《花轿》(1979年)、《爱情与战争》(1980年)、《阴影》(1981年)、《火鸟》(1981年)、《陀螺》(1983年)等;短篇小说集有《无边无际的世界》(1972年)、《猎人与死亡游戏》(1978年)、《小女人的坦白》(1980年)、《瓷做的女人》(1980年)、《监狱墙上的梦想》(1985年)、《站台》(1987年)等;文学批评有《苏非派研究》(1962年)、《乌姆鲁·盖斯研究》(1986年)等。除创作外,高麦尔还受邀在叙利亚三大报纸《复兴报》、《十月报》、《革命报》开辟专栏,定期发表评论。

高麦尔说:“只有当我感受了生活,我才能产生灵感,并把它化成文字。”她的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,或反映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问题,或揭露社会弊端,文中到外都可以看到她对祖国和阿拉伯民族的热爱,对大马士革的深厚感情。她的语言时而细腻委婉,清新可人,如行云流水,自然流畅,时而深沉凝重,力透纸背,让人深思,给人启发,充分体现了她对文字的驾驭能力。叙利亚的年轻一代都喜欢读她的作品。

丽娜从小受到母亲的文学熏陶,对阿拉伯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曾就读于贝鲁特美国大学农业工程系,198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,但她的志向在文学创作。她从一开始便定位在儿童文学上,几经努力,取得了骄人的成绩,得到广大少儿读者的承认。目前,丽娜是叙利亚作协会员,儿童文学创作组的秘书长。

70年代末以来,丽娜笔耕不辍,发表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,主要有《厌恶玻璃的麻雀》(1979年)、《快乐岛》(1981年)、《找回自己声音的鸟》(1983年)、《宝藏》(1985年)、《自然的朋友》(1986年)、《聚会的麻雀》(1987年)、《希望之旅》(1987年)、《骄傲的小鱼儿》(1988年)、《青蛙鲁夫》(1989年)、《我的兄弟穆罕默德》(1989年)、《苦涩的面包》

丽娜的寓言故事，笔调幽默诙谐，浅显易懂，寓意深刻。她善于借用动物形象，并通过动物形象的人格化和典型化，寓教于乐，使读者增长知识，

值得指出的是,可能是丽娜曾在农学院学习的原因,她的理性思维能力特别出色,作品结构严紧,逻辑缜密,但又不失活泼风趣,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丽娜至今单身一人，与母亲一起住在大马士革市中心一间不起眼的房子内，两人潜心创作，经常相互切磋琢磨，共同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。高麦尔与丽娜曾在 80 年代来过中国，对那次中国之行留有深刻印象。她说：“中国给我留下了永恒、美好的记忆，我永远怀念她，并希望她迅速强盛起来，成为世界上一支伟大、正义的力量。”



赵克仁

很久以来,在底格里斯河中部即两河流域北部居住的是胡里特人,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,与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混合,大约在前30~前20世纪,逐渐形成了亚述国家。前10世纪,亚述开始强盛,进入了铁器时代。前7世纪,两河流域全部并入亚述帝国。前612年亚述帝国为迦勒底人所灭。

和季节变化都同天象有关。因此，在原始时代，人们就在寺塔的顶上观察天象。苏美尔人为了安排劳动和生活，以一昼夜为一日。日的起点以日落时起算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计时单位。接着，又以月亮的圆缺变化作为更大的计时单位。他们以第一次见到新月的那天傍晚为月的开始，新月出现的日期需要经常观察月相来确定。日积月累，人们逐渐认识到，1年为12个月，其中6个月为大月，6个月为小月，1年等于354天，并且已经知道设置闰月来调整季节，这就是阴历。在乌尔第三王朝（约前2060~前1955）的文献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国王确定附加月的命令。

前 20 世纪的巴比伦人，在天文知识方面进步较快。发展农业，预报两河的泛滥周期，要求编制出精密的历法，这就为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。同时，星相术的发展，也促使人们从长期的天象观测中积累了更多的天文知识。僧侣们经常在寺塔的顶层用喇叭形